

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

王平

(安徽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摘要: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清政府派遣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虽然是中途而废, 但是清政府的这一壮举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第一页, 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对促进中国近代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近代; 教育; 留学生; 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247(2007)01-0088-02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the First Group of Students Abroad in Modern China on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ANG P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HUT, Ma'anshan 243002, Anhui,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Qing government dispatched the first group of students abroad to America to study. Although this statecraft was abandoned in the midway, the Qing government's magnificent feat opened the first page of education on study abroad, which exerts positive influences on modern China development.

Key words: modern China; education; overseas students; historical influences

清政府从 1872 年至 1875 年先后分四批选送了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 这就是近代中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此后, 留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其中有 19 世纪末的赴英、法、德留学热潮, 有 20 世纪初的留日高潮, “五四”运动前后的留法高潮。许多热血男儿远渡重洋,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的洗礼。回国后, 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说过: “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 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 比作普罗米修斯, 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

清政府自认为是“天朝上国”, 此时派遣留学生向“蛮夷之国”学习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一是鸦片战争后兴起的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影响。中国在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13 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原因, 中华文明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走向了衰落。但是, 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前还沉浸在“泱泱大国”的迷梦之中, 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中国人好梦, 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先进, 于是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亲眼目睹了外国武器的先进, 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武器的落后, 因此, 他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 率先吹响了学习西方的号角。魏源继承并且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洋务运动时期, 洋务派把这一思想付诸现实, 兴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学习西方科学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是洋务运动发展的现实需要。洋务运动在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过程中, 需要大批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与各国情况的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 也需要大批掌握先进科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派遣留

学生就是较好的方式之一。1863 年有人向清政府上条陈指出: “闻日本派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 学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 期以十年而回, 此事如确, 日本必强, 有明倭患, 可以预虑; 学习制造船炮等法, 我国亦宜行之”。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奕诉也认为: “伏思购买外国船炮, 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 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 流弊原多, 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 只是“此项人员, 急切实难其选”。

三是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外交条件已经具备。1868 年, 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 确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 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 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1] 从而为中美两国互派留学生提供了条约依据。当美国公使 1871 年春路过天津时, 李鸿章同他商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一事, 希望他转达本国, 美国公使欣然答应。

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最有名的奠基人, 被称为“留学生之父”, 他参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

容闳 1828 年 11 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847 年在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的帮助下到美国留学。1854 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 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回到祖国后, 容闳就开始筹划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他通过好友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 其中心是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他建议“政府宜选派优秀青年, 送之出洋留学, 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 初次可以选定 120 名学额以试行之。此 120 人中又分为四批, 按年递派, 每年派送 30 人。留学期限定为 15 年, 学生年龄须以 12~14 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 著有成效, 则以后即永定为例, 每年派出

此数。”^[2] 尽管容闳对派遣留学生一事考虑得比较详细、周到,也较为切实可行,但是丁日昌所递条陈的时机不好,本想通过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文祥转奏,不料文祥因母亲病逝而辞职居丧,这一教育计划因此而被搁置。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随行翻译,他充分地利用了机会,再三鼓励同往的丁日昌说服曾国藩派遣留学生出国。由于容闳的留学计划符合曾国藩(准确地说是洋务派)“求强”的意愿,可以解决洋务运动中各类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因此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联名上奏下,清政府最终于1870年冬批准了这一计划,并拟定了具体的留学生赴美章程。至此,容闳奔走呼号了十几年的留学生赴美计划终于实现了第一步,容闳为此兴奋不已。

1872年夏季,第一批留学生30人,从上海乘轮船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直到1875年,共有120名幼童先后抵美开始学习。这批幼童的表现给美国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美国报纸评论这些幼童“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我们都以他们做我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他们对于美国人的友谊衷心感谢,对于美国家庭生活,他们很快地适应,他们还送给他们的监护人可爱的礼物,而且时时存有感恩图报之心”。^[3] 他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从生活到学习到思想都在逐步地“美化”着。清政府顽固派无法容忍这种变化,当时负责留学事务的陈兰彬和后任吴子登都大为不满,多次奏陈李鸿章:“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其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4]¹³⁸ 一时间,清廷内外保守人士纷纷指责赴美留学生“数典忘祖”、“丧失德性”、“违背圣贤之道”。

然而,容闳的个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1881年7月清政府最终决定将赴美留学幼童全部撤回,8月,留学幼童被迫中断学业,94人(26人未归)分三批回国。至此,容闳经过16年长期酝酿,10年苦心经营梦想最终还是变成了泡沫。爱国诗人黄遵宪也深表惋惜,他写下《罢美国留学生感赋》:“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遣归。竟如瓜蔓抄,牵累何累累。……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去,万感心伤悲。”

三

容闳的梦虽然破了,但是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的壮举给历史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为中国近代化发展作出了贡献。94名留学生回国后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在铁路部门工作的16人,有5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矿务的10人;从事外交和行政的有21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的外交官12人,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海军者20人,海军将领14人;从事教育、新闻和法律工作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电报工作者17人,其中3人任过电信局长;从事商业者7人;从医者3人。其中詹天佑和唐绍仪是代表人物。詹天佑1894年设计、施工、建造了中国第一座近代化桥梁——滦河大桥,当时在英、德、日等国工程师施工多次失败

的情况下,詹天佑独立地完成了设计和施工任务,填补了我国历史的一项空白;他还修建了京张铁路,施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修建经费较之外国人修建预算节约了白银28万两。唐绍仪曾任内阁总理大臣,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英国殖民者1903年与达赖、班禅签订了《拉萨条约》,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唐绍仪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英国谈判,他据理力争并且巧妙地利用英国内阁更迭之机,迫使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的领土主权”,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在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中维护了祖国的利益。

第二,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第一页,促进了国内教育的发展。自留美幼童出国留学之后,留学教育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根据《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卷》记载,在869名科学家中,1949年之前有留学经历的626人,占总数的72%,他们有的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的是各个大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学术带头人。当时,留学生把高校作为他们传播科学的主阵地,把西方的一些新兴学科(比如说人文科学方面的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等)移植到国内来。他们在大学里设置专系,开设课程,创办学术刊物,组织学术团体,使新兴学科很快在中国生根发芽。同时,他们介绍和引进西方现代的教育思想,谋划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例如五四后的“六三三四学制”则取法于美国,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近现代的重大教育活动,如平民教育运动、职业教育运动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也都与留学生有关。

第三,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为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知名人士在写给清总督衙门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学科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欢洽之地位。”^[4]¹⁴² 这种评价应当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正是幼童们早期给美国人民留下的这种美好印象,为中美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志刚. 初使泰西纪[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25
- [2] 李喜所.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23
- [3] 刘真. 留美教育:第1册[M]. 台北: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89-90
- [4] 容闳. 西学东渐纪[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陈国梅)